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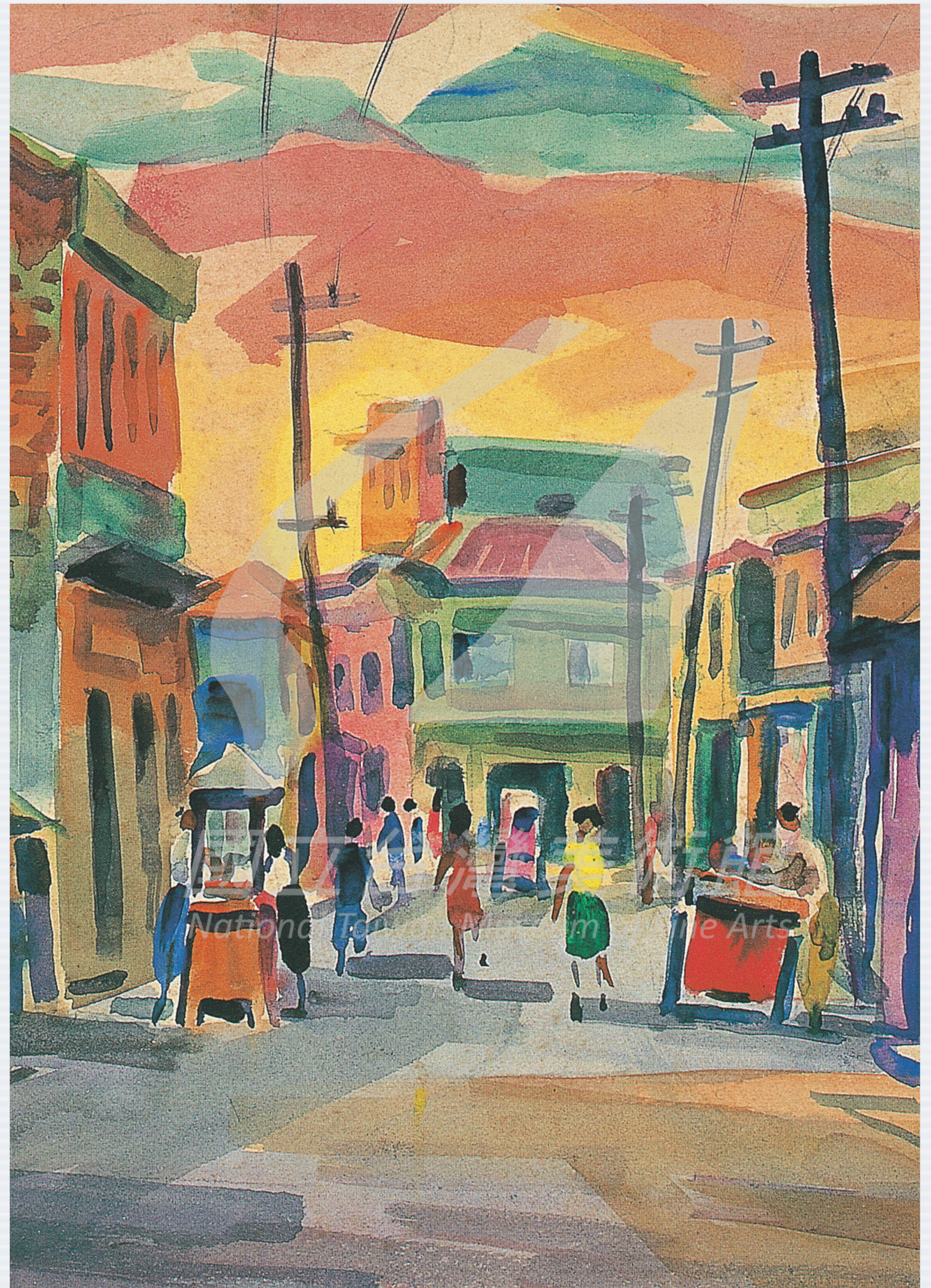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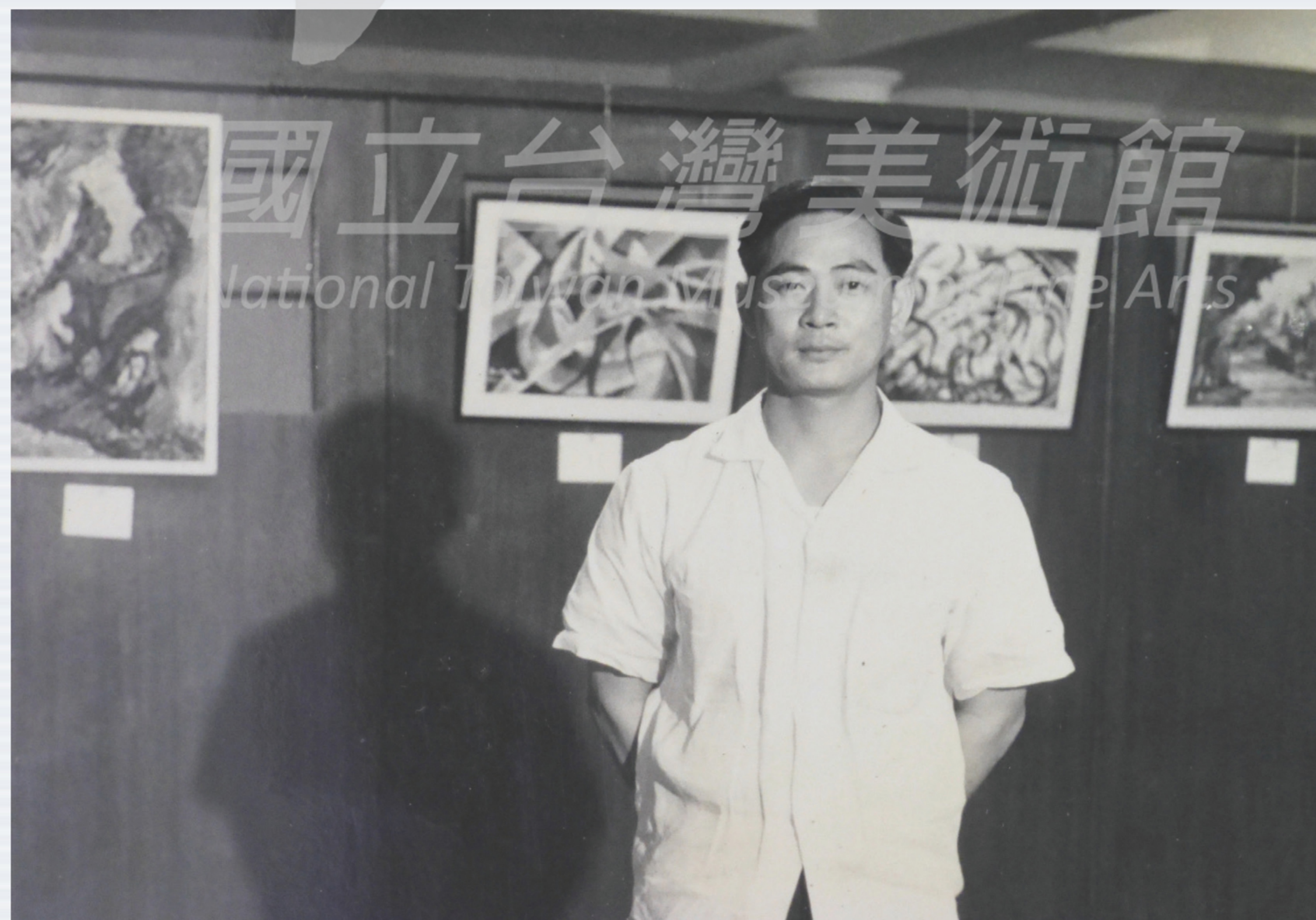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成長／從名師指導 到為人師表

1952年如願考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），一年級時受教於陳慧坤老師，一年全勤打好素描基礎，二年級水彩課馬白水教授擔任每周三節的靜物水彩畫寫生，學習水彩透明基本畫法、平塗，縫合、渲染法。廖繼春老師擔任三節的風景寫生，他注重色彩的用法研究，主張透明與不透明可兼用，此時期已領悟到水彩畫與油畫的各種技法的運用。此外還有林玉山教授的花、鳥、魚、獸寫生，黃君璧系主任的山水課及溥心畬教授的人物、山水畫課，對日後我的水彩畫也有很大的影響。

——摘自2009年〈何文杞自述〉

〔下圖〕
何文杞於「翠光美展」展覽現場留影

〔右頁圖〕
何文杞 恆春街景（局部） 1959 蛋彩、紙 39×54cm



勤於水彩畫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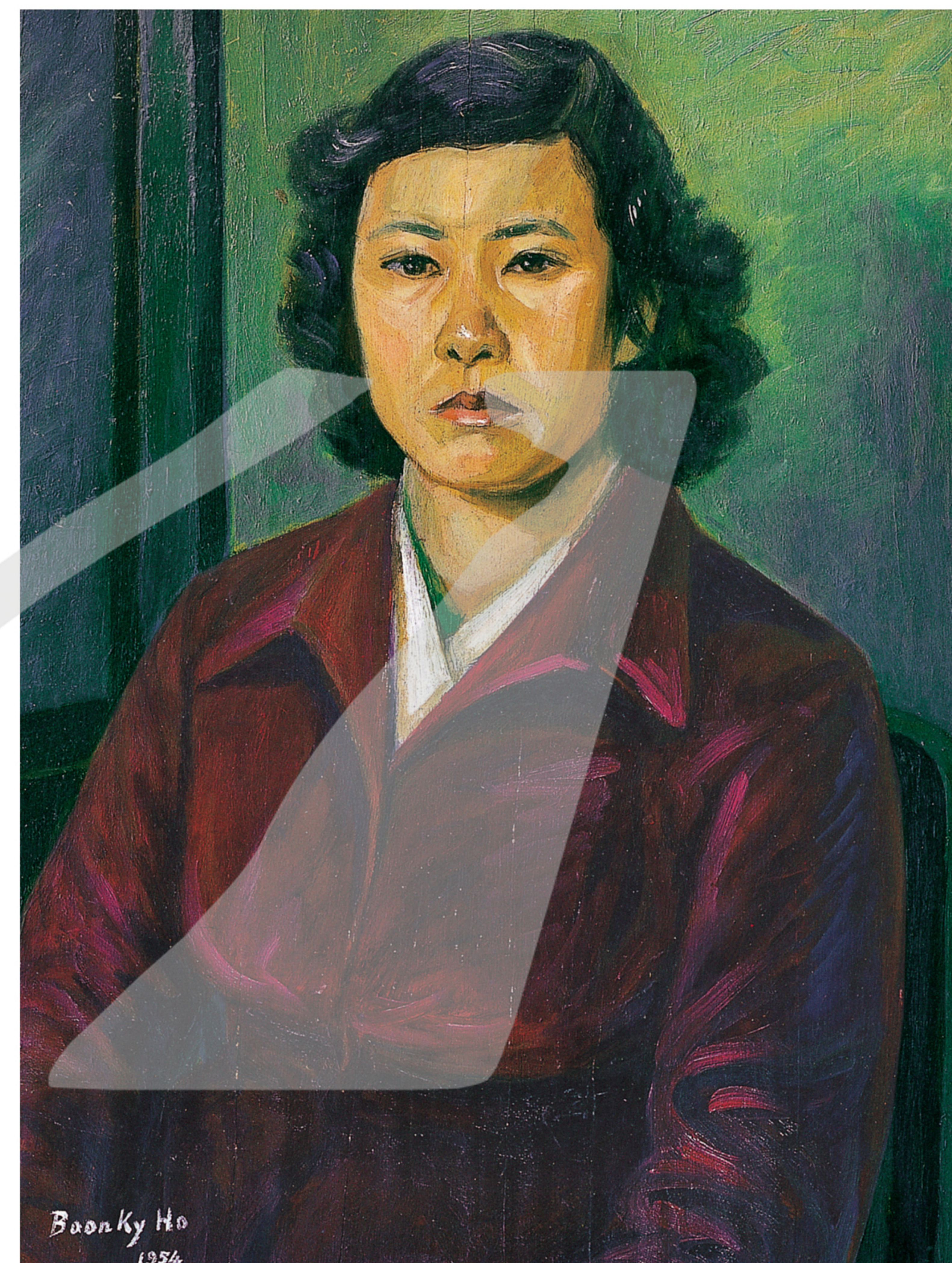
1952年何文杞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後，與陳景容同住在504寢室，何文杞睡上舖，陳景容在下舖，這段室友兼同學的情誼延續了幾十年，讓他們成為相知相惜的好友。陳景容回憶：「他在我的上舖，當時不僅他的長頭髮，畫箱比別人特出。還有他的水彩畫也比別人畫得好，都讓人欽佩羨慕。在504室時，大家每天都像比賽似地，畫水彩，畫素描，每當有了新作品，就在自己床位上掛出來，彼此互相檢討，由於大家經常有新作，彼此激勵，因此進步都很快，當我們第一次看到梵谷的畫集，第一次看到佐伯祐三的畫集，那聚精會神的情景，至今難忘。」另外，他也說道：「在畫水彩方面他是我們的前輩，還有其他種種事，例如青春的煩惱，人生問題，都是我們的顧問，這段美好的回憶令人難忘，也許大學一年級，就是人生的黃金時代，對我來說，他是這黃金時期的好友之一。」

何文杞在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就讀前，已在小學任教了兩年，因此除了年齡稍長外，由於有過社會經驗，外表及想法都較一般同學成熟。

加上凡事喜歡自己動手的習慣，讓他不但自己釘畫箱，連畫架也是自己做的。陳景容後來赴日本東京藝大攻讀壁畫研究所，多年後與何文杞再見面，對何文杞水彩畫作品之多、畫幅之大，深感訝異與欽佩，他說：「自從師大畢業後，到我留學回來，大約有十年的時間不曾見面，當我們見面時，看到文杞兄所畫的幾千張水彩畫，真是驚訝不已，他

的毅力和恆心使人由衷佩服，據文杞兄說他每天總要畫數張水彩。屏東附近的景色幾乎每一個角落他都畫過，尤其他每天一大早便騎摩托車出去，隨車備有畫具、帳篷、營養藥品等，真像是一個機動部隊。光就畫水彩的張數之多，可能很少有人比得過他。不僅如此，他對透明水彩、不透明水彩，都有完美的技巧，不論是細微的或是豪放的，表現得非常出色，尤其是他那數量驚人的全開紙，水彩畫氣魄之大，更是令人佩服，他的成就基於天賦及努力。」

何文杞有此亮麗的成果亦應歸功於其賢內助，何夫人為了讓先生能專心教學及作畫，在孩子相繼出生後毅然辭去教職，在家相夫教子。她笑稱就讀師範學校時，自己繪畫成績比何文杞還高，如果當時繼續往繪畫方面發展，也許現在的成就也很可觀。不過她無怨無悔地選擇在何文杞身旁默默地支持他，她犧牲奉獻的精神令陳景容也忍不住要對她大加讚揚一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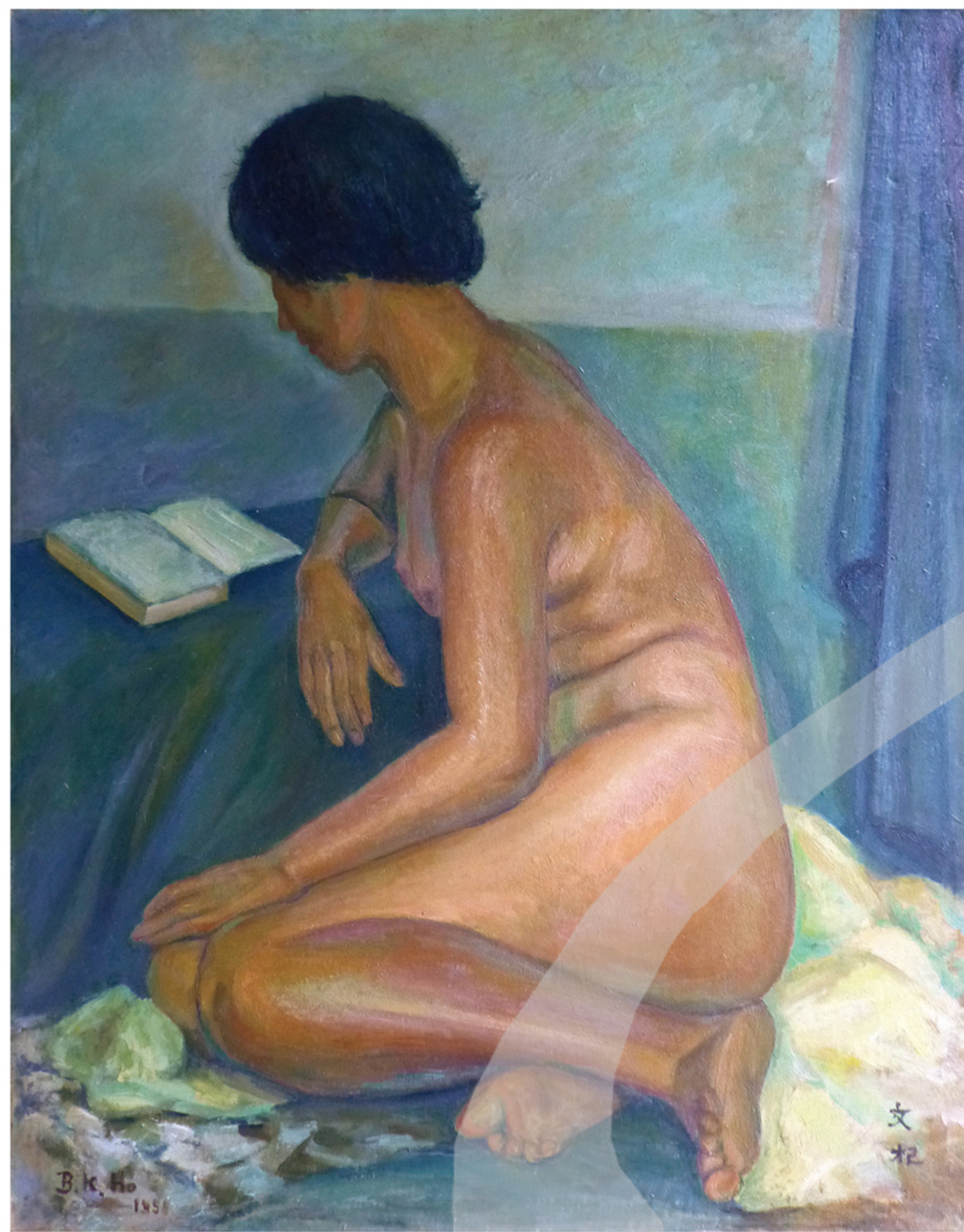
何文杞 產後H夫人 1954
油彩、畫布 72.5×53cm

第一位人體模特兒林絲緞的出現

為了賺取生活費，何文杞在大一時擔任兩個初中生的家庭教師，教他們所有的升學科目。大二時亦接一些藥商廣告、商標及教育插畫等

何文杞與陳景容（左）赴三地門寫生時合影





何文紀
裸體模特兒林絲緞小姐
1955 油彩、畫布
91×72.5cm

工作，當時畫一張圖約有五、六十元酬勞，少的也有二、三十元。兩星期晚上打工賺的錢，相當於當時國校老師三個月的薪水，收入不錯，還有餘錢可以寄給父親。

當時每天上課滿八小時，術科一學分兩節課，星期天還有作業，因此日子過得很緊湊，幾乎沒有休閒時間。何文紀即使如此忙碌，大一時還發起月展，並常和幾個同學晚上回教室畫素描，互相觀摩與檢討，基本成員有凌嵩郎、羅慧明、林書堯、陳景容、江明德、劉文煒、華之寧等人，後來也有二、三年級的同學加入，如高一屆的劉國松、高二屆的郭東榮等。

根據何文紀的回憶：「班上同學分成A、B兩組，我在A組。素描課時分別由二位老師指導。大一下學期開始，我們七、八個男女同學輪流當模特兒畫人像，當時B組的指導老師朱德群也有加入。」A組的指導老師是陳慧坤，陳老師教素描非常認真，替學生一個一個改。大二下學期朱德群老師就到巴黎深造了。何文紀尚保留了部分大二下（1954）時以同學為模特兒的鉛筆及蠟筆素描，平常上課時，課堂也有模特兒供各組同學練習畫技。

何文紀還記得大二下請的是一位男模特兒，很害羞。大三下改聘林絲緞小姐，林絲緞是何文紀同學汪壽寧和江明德的鄰居，很崇拜畫家，小學畢業就當起他們的模特兒，後來進入藝術系，成為臺灣第一位有名的人體模特兒。剛開始畫她時是穿衣服的，慢慢地請她穿泳裝、睡衣，最後才說服她成為裸體模特兒。當時私下一起畫的同學有陳景容、林書堯、劉文煒、汪壽寧、江明德、于緩君、華之寧、何文紀等人。除了技法的研習，來自國外的新思潮——各種現代畫派的主張與表現方式，在臺灣正形成新的風潮，無疑深深地打動年輕畫家的心。

〔右頁圖〕
何文紀
模特兒林絲緞小姐 1955
油彩、畫布 91×72.5cm
（此圖曾經過廖繼春教授修改）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名師指導奠定日後寫生功力

1952年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就讀以後，何文杞開始接受名師指導，除了課堂上認真學習之外，課餘還花了許多時間畫工筆畫，同時奠定下日後對景寫生時，不打稿就能精確掌握對象形態及比例的功力。大一時，何文杞隨陳慧坤習素描，隨金勤伯習工筆重彩，隨宗孝忱習書法。第二年教素描的老師是孫多慈，水墨花鳥畫是林玉山，水彩畫是馬白水、趙春翔。三年級時油畫則受教於廖繼春，並向何明績學雕塑，溥心畬學山水，虞君質授美學、袁樞真授素描。而畢業製作由廖繼春指導水彩、油畫，黃君璧指導山水畫。



〔左圖〕

何文杞1964年所畫之花鳥水墨畫〈春光何處覓盡在鳥聲中〉

〔右圖〕

金勤伯 喜上眉頭 年代未詳
工筆花鳥 71.5×29cm



一年級時金勤伯老師教工筆畫，何文杞非常認真練習，因此在運筆的熟練和形狀的掌握上，進步很多。工筆畫雖然比較缺乏色彩和光線的變化，但是經過工筆畫的鍛鍊，何文杞素描的功力精進不少。老師一步一步教得很仔細，這對何文杞後來用筆的細膩和流暢有很大的助益。書法老師宗孝忱的教法，是老師示範後，再由學生臨摹老師的範字。

二年級水彩由馬白水教授，有靜物及戶外寫生，他要求同學背誦他所編的水彩畫口訣，馬老師常在學生背後念念有詞，會改學生的畫，但不會要求學生要畫得和



黃君璧
綠水青山長對吟
1919 水墨
49×49cm



〔左、右圖〕

林玉山在課堂上教學示範稿
（王庭玫提供）



馬白水的早年水彩畫作
〈颶風街景〉

他一樣。謝里法也曾談到馬白水的「水彩經」，他說：「據高我幾班的老大哥說，馬老師教水彩必先背誦他編的『水彩經』，等到我們這一班進來時，不知為什麼，他對背『水彩經』的事已不再勉強學生了，所以我只記得開始是『水彩，水彩，有水有彩』，最後以『一大塊，一大塊』來作結束。」

二年級時的工筆畫由林玉山老師指導，林老師擅於寫生花鳥畫，畫風是半寫意半工筆，上課時會示範給同學看從哪裡開始畫，一步一步教得很仔細。

三年級時由溥心畬老師指導山水畫，課程一次二小時，學生會先幫他準備毛巾、臉盆，溥心畬洗完臉後會到另一張準備好畫紙、筆墨的桌子開始畫，一邊畫一邊講笑話。畫完一張後他開始點菸，然後一面抽菸一面繼續畫，一次大概畫兩張，畫完的作品給學生輪流臨摹。他還會幫同學算命。課程結束前會幫當天服務他的同學寫一首詩，所以同學都搶著為他服務，以獲得墨寶。可惜何文杞一直沒有機會輪到。在何文杞的印象中，溥心畬的眼界很高，詩、書、畫三絕，作品非常精采。

廖繼春是何文杞二年級時的水彩指導老師，三年級指導油畫、四年級教畢業製作，是大學時期所有老師中教他時間最長的一位，因此影響他也最大，尤其在用色方面。廖繼春的教法很少示範畫法，而是直接改畫。何文杞回憶當時看不懂老師為什麼要這樣改畫，但後來慢慢能體會老師改畫的用意。廖老師曾經幫他改了一張以林絲緞為模特兒的人體畫，一改四、五十分鐘，這張畫何文杞還珍藏著（P.33）。

四年級時山水畫由黃君璧老師教，黃老師擅用山馬筆，兩小時就能畫一張全開的畫，畫完再讓學生臨摹其畫作。何文杞認為黃君璧老師畫的白雲特別生動。

根據何文杞自述，幾位老師對他後來的創作影響都很大，像是他將馬白水的「縫合法」改為自己的「重疊法」；花鳥習自林玉山，他是半

寫意半工筆；色彩亮的部分又習自廖繼春，山水國畫的山馬筆部分則習自黃君璧。

其實，何文杞早期現代畫派研究時期的作品受廖繼春的影響很大，尤其是野獸派的畫法，高彩度、高明度的用色，與廖老師極為相似。

作育南臺灣美術英才，桃李滿天下

何文杞是以全班前十名的成績從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，依規定可以選擇自己任教的學校，汪乃文老師鼓勵他回屏東貢獻所學，由於當時屏東女中沒缺，所以先到屏東縣立屏東工業職業學校（簡稱「屏工」）擔任實習老師，教授土木科美術及音樂方面的課程。根據何文杞回憶：「畢業當時，張效良校長也希望我回屏師任教，幾經考量後，因為回去面對的都是自己的老師，顧慮較多，所以沒有答應，為此張校長對我不太諒解。」

在「屏工」任教時，由於何文杞辦活動或帶隊參加美術比賽常常得獎，因此很得訓導主任陳廷輝及留學巴黎的鍾培盛校長的賞識，提拔他當組長。當時何文杞憑著年輕人的幹勁，做任何事都很賣力，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看到操場上草很長，提議勞動服務時請導師帶領學生除草。為此其他老師對他很不諒解，沒有一個人願意出來。於是何文杞就自己帶領全校學生在一個月內將校園整理得煥然一新。此事贏得一位何姓軍訓教官的欣賞，直到何文杞離開多年，還常向別人讚揚他的服務精神。

在「屏工」任教時，何文杞利用課外活動時間指導學生吹口琴，並帶學生參加多項比賽，成績相當優異，其中縣內寫生比賽第一到第五名



何文杞1956年任教於屏東工業職業學校時，編寫《屏工青年》的情景。



【上圖】
何文杞 馬祖 1959
水彩、紙 39×54cm

【下圖】
何文杞 馬祖寫生 1959
水彩、紙 39×54cm

幾乎都由「屏工」的學生包辦。擔任教職期間，何文杞有一年多的兵役期，1957年到步兵學校當預備軍官六個月，當時所有的槍械都要學習操作，如卡賓槍、步槍、輕重機關槍、迫擊砲、手槍等，訓練時每人規定打二百發，有人體力不好，打不完還請何文杞代打。據他回憶，當時幾乎百發百中，打得非常過癮。

之後，何文杞又到政工幹校接受了三個月嚴格的「政工官」訓練，訓練期間，為紓解當兵的壓力，每逢禮拜天他就到北投寫生，並帶著口琴去吹。當時何文杞這一批「政工官」受訓後不是分派到金門就是馬祖，抽籤時何文杞抽到馬祖，大家都說是最差的籤，沒想到

八二三砲戰時，金門被打得最慘，何文杞駐防的南竿因為在射程外，所以對岸的砲彈打不到。而我方有美軍的加農砲，反而能打得到對岸。

當兵的日子非常枯燥，何文杞晚上常和附近砲兵營的軍官到地下室放唱盤跳舞，唱針沒得買，是用鐵磨的，規定每人磨十支，一個晚上就要用掉一支。當時大家都不會跳舞，所以是看著社交舞的書學著跳的。南竿當時沒有電視及收音機，跳舞是唯一的娛樂。此外，何文杞在馬祖



何文杞 美濃廣善堂 1956
水彩、紙 39×54cm

還受命從高處用油彩畫了一張一百號的俯視防護射擊圖，用來訓練新兵，為此還獲得慰勞假獎勵。由於作畫的地點在戶外又沒有遮蔭，何文杞畫完後整個人已曬得像黑炭似的，當慰勞假返臺，家人幾乎都認不出他來了。

退伍後，何文杞繼續回屏東教書，同年（1959）他拿到三張聘書，分別是屏東女中、私立東大中學和屏榮商職。最後他選擇到屏榮商職任教，主要原因是屏榮商職創辦人蔡江來醫師曾治癒何文杞父親的皮膚病，為了感謝蔡醫師，就答應去屏榮幫忙了。當時何文杞兼任教學組長，又在夜間部兼任行政工作，並擔任英語課程的教學。雖然工作忙碌，仍未放下他最鍾愛的寫生。那時他固定一大早天還沒全亮就先出去畫一張畫，下午三點半下課後再畫一張，畫到五點多回學校宿舍，吃完晚飯再繼續



何文紀 長治 1956 水彩、紙 39×54cm



何文紀 恆春街景 1959 蛋彩、紙 39×54cm



何文紀 屏東(養鴨人家) 1956 水彩、紙 39×54cm



何文紀 九曲堂 1957 水彩、紙 39×54cm



何文杞 臺東 1957
水彩、紙 39×54cm

上夜間部的課。過度的工作量讓他在三年後得了胃潰瘍，這個病整整困擾了何文杞十年，造成他生活上極大的不便。

雖然如此，在屏榮商職的那幾年，何文杞為屏榮所創的佳績仍讓他極為欣慰，根據他的回憶：「在屏榮第一年結束後，我就開了一場學生的成績展覽會（展覽內容有廣告畫、商標、招牌等），張效良校長（時任屏東師範學校校長）前來參觀後很震驚。當時縣內的美術比賽，也多是屏榮的學生得獎。第二年，學校榮獲考核第一等，獲頒獎金，我就要求校長提出兩萬元充實美術教室，從此教學更正常了。」

四年後何文杞因為某些原因決定離開屏榮商職，應聘到屏東女中去。並向校長推薦陳國展到屏榮的廣告科任教。其間「翠光藝苑」的成立也在各種條件的配合下誕生，根據何文杞所述：「當時有一些要考學校的學生在星期六、日要求我指導他們畫畫，我不但沒收錢，還免費提供畫紙給他們。後來他們就在過年買襯衫給我，買到後來不知道要買什麼給我，就開始希望我收學費，我沒答應，但是也有人硬塞給師母。」

在屏東女中任教時，有一件事情讓何文杞印象極深。因為屏東女中就如同一般高中一樣以升學為重，所以藝能科不受到重視，在一般刻板印象中認為藝能科最好教，所以藝能科老師要教授的節數也最多。何文杞對此現象很不以為然，他請教務處來看他的教學現況，教務主任看完後很感慨地說：如果過去有老師這麼教他，他對美術一定會更感興趣。何文杞回憶：「我的教室什麼工具、材料都有，學生只要進到教室就可放手去畫、去做，學生的學習興致很高，常常下課了都還不願離開，如

果下一節還有課，我真是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。」

對於何文杞早期的繪畫教學，依據他的描述：「我在教學時相當嚴格，課前講解時，要求學生一定要看著我，以確定他們有認真聽講。我常告訴學生，美術課比任何一個科目都重要，因為你每天一張開眼睛，就與它脫不了關係，而且是一輩子都與它相關。因此我告誡學生，如果被當掉，叫誰來講情都沒用，所以學生非常怕我。」但除了嚴格外，他的認真教學也讓學生極為感念。他還表示：「我從來不出借美術課，別的老師要調課，我一定會將課要回來上。」



【關鍵字】

翠光藝苑

1963年，翠光藝苑現址是何文杞舅舅拍下的一間法拍屋，以分期付款方式賣予何文杞，做為學生習畫的畫室。那一屆的學生葉富、吳瓊珠（原屏師學生）考上了藝專。第二年愈來愈多學生來此學畫，開始用包紅包的方式表達謝意，數目自訂，翠光藝苑繪畫班就這樣自然而然地成立了。

當時屏東很少教考大學術科的老師，國內許多目前活躍於藝壇的藝術家都曾受教或請益過何文杞，根據何文杞回憶：「比如說，陳國展曾於屏東教育大學兼授版畫課程，是國內知名的版畫家。陳國展曾到屏榮的畫室（翠光藝苑的前身）來畫畫，後來把他介紹到屏榮。張志銘要到省政府教育廳擔任美勞科輔導員時，我把從日本帶回來的版畫資料給他，讓他有新的東西可以提出。當時他要考中學教師時，圖案設計這一科他考了幾次沒過，我教了他顏色要塗均勻的祕訣，後來他就通過了。之後學生從臺南、高雄、美濃



何文杞在屏東市成功路上的住家及畫室（翠光藝苑）外觀。



何文杞（左起）與日本畫家辻正人、邱金菊女士1966年時於「翠光藝苑」外合影。

來學畫的也很多。……高美館的前館長李俊賢也來畫室學過畫，後來他也考上師大。此外幾乎來學的人都考上了。洪敬雲的學生陳淑華在師大教書，有一次開會時跑來告訴我他是洪敬雲的學生，讓我非常驚訝與欣慰。屏東市在某個時期一半的美術老師都是我的學生（從師大、藝專回來）。」

【右頁上圖】

何文杞（右起）、畫家莊喆及陳庭詩攝於「翠光藝苑」。

【右頁下圖】

「翠光藝苑」二樓畫室教授水彩情形，中坐者為許德麗同學。